

### 第三节 人性的展示

社会化是指人类个体在社会环境下，从自然人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所谓自然人，又称生物人，一般指刚刚出生的新生儿，他们对社会一无所知，不具备人的社会属性，只有自然的生理性动机和需要。这一阶段的婴儿，只能对身体内部的变化发生反应，如饿了就哭，吃饱了就感到愉快，完全凭生理性的需要活动，从心里上看，尚未形成个性心理品质。所谓的社会人，是指通过社会化，个体掌握了该社会的道德和文化，学会了该社会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形成了独立的人格，产生自我意识，最终成长为社会化的人。孟子名言“人之初，性本善”。而弗洛伊德看来“人性是丑恶的，人总是挣扎在无意识的涌动中，因为欲望与道德的冲突而痛苦。”站在孟子与弗洛伊德思想之间的荣格便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型，原型在心里上追求它的固有目标，每个原型都具有双重性——光明与黑暗，所以，当它从无意识的深处跳出来时，其力量的黑暗面就会引起虚妄的幻想。心理不健全的人很脆弱，会因为原型以它意想不到的可怕的一面出现而精神失常，出现“走火入魔”。<sup>[1] (P38)</sup> 张爱玲与素婉妮二位女作家通过她们的小说刻画出了主人公的内心冲突，揭示了人性的脆弱与黑暗。

《倾城之恋》的两性战争。一个贫贱的寡妇为了争夺资本，与一个自私的男士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男女斗争。白流苏对范柳原的认识：“你最高明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你自己。如果我是一个彻底的好女人，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sup>[2] (P128)</sup> 和“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sup>[3] (P141)</sup> 而范柳原却有自己的思想：“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sup>[4] (P137)</sup> 在两性关系上，女性为了达到经济上的安全，以公开的婚姻为自己的生活保障。同时男性仅仅要求性欲的满足，没有把婚姻看为那么重要。这种只要求没有义务的性欲满足的爱情观是男主人公受了西方思想影响的结果，但女主人公她还是东方脑筋，认为爱情一定要有婚姻的保障。思想的对立，使他们免不得内心

[1] 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 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

[3] 张爱玲文集·色, 戒[M], 同[2].

[4] 张爱玲文集·色, 戒[M], 同[2].

有了大冲突。

白流苏的心灵被作家刻画得极为复杂。白流苏属于张爱玲所谓“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sup>[5] (P89)</sup>的介于新旧之间的女性。被家庭与旧社会压抑了寡妇价值的她，渴望获得正式再嫁的权利。但是，她自己的物质欲望压制了她内心的这种想法。张爱玲用比喻描写了流苏的心理：“……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sup>[1] (P119)</sup>流苏的心灵虚空绝望，对命运无目的，也找不到落脚处。她甚至以范柳原为目的。但流苏在范柳原身上她又碰了壁，她抓不住他，达不到结婚的目的。最终是因为发生了战争、城市毁灭，两人才得以结合。虽没有真正爱情，但共同感受了战争的残暴，惧怕孤独冷漠，才解开了两人心上的疙瘩。

《色，戒》反映了两性两种不同的卖身。男主人公易先生卖身为日本人特务，同时女主人公王佳芝为了完成暗杀汉奸的任务又卖身为易先生的情妇。两人各自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卖身，却共同走入了一条身不由己的道路。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属于两层的骗术，彼此自骗与互骗，以至分不清情和欲。张爱玲描写了女主人公的糊涂思想：“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的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sup>[2] (P287)</sup>易先生要买钻戒给王佳芝，引起了王佳芝的内心冲突，因而导致了她的变化和斗争。她感到他的爱，她再次回归于她的女性本能，为了爱情，她甚至放弃了欺骗和杀害的计划，而这恰恰导致了她的悲惨的结局。而易先生却一如既往，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下令杀死想杀他的一切敌人，即使那么爱他与曾经救了他生命的王佳芝也不例外。其实易先生比王佳芝结局更为悲惨。由于他的绝情，以至他在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故事的结尾（女主人公死了之后）也发现男主人公的心理有点变化。张爱玲使用男主人公的视角倾诉：“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sup>[3] (P290)</sup>男主人公明确意识到女主人公对他的深爱。他的话表示出对女主人公的不胜感激。可他会不会

[5] 张爱玲.余韵[M].香港皇冠出版社, 1993.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

[2]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3]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深爱着她却不明显地表达，是因为这些话都说于王佳芝死了之后。张爱玲虽然使用男主人公的视角，但强调的是女主人公面对命运的无奈。他们另一个身份是猎物和猎人，这种关系又可倒过来。其实被诱惑的人也是个猎人，因为到后来他还是个胜利者。这是使用另一种方法点出两性之间的权利关系与虚弱差异的相比。

《虹彩之梦》反映人们寻求金钱的心理变态，不知足的人性会引起永不安宁的人心。女主人公兰袍的神魂像卖给魔王似的，她以为困穷是一种痛苦，只有发财才能摆脱得了其痛苦，她认为人若有钱，就该用于扶持自己的幸福。当兰袍被父亲安排两次包办婚姻，嫁了有残缺的两位富翁丈夫，一个是同性恋，一个是吸毒者，导致她犯了两次道德错误。她又有了两个情夫，可不久她就发现两个情夫都对她没有真心，都是一种物质至上的男子，依靠于兰袍和另外的有钱有权的女人争权夺利。兰袍对一个情夫说：“女子卖身是不怎么奇怪，难道男子卖。。我才刚刚见过”。<sup>[1] (P389)</sup> 事实上，无论是兰袍或她的两个情夫都是不觉悟的人，沉迷物质，表露人心的虚弱。最终兰袍终于觉醒，体会到人生的真理，发现越有钱越痛苦，无任何内心的安福，她说“就是金钱。。金钱是魔鬼，它总是嘲笑她，它什么都能给她，但替换了孤寂、分离、痛苦与失去了一切。”<sup>[2] (P562)</sup>

《深蓝月亮》展开一对母子家庭问题。莎娃帝以寡妇和拖儿带女的身份寻求最后一次恋爱，在此过程中有纳兰小伙子非常体贴她。他对待莎娃帝和儿女非常宽厚，与她的家庭保持和睦关系。只是莎娃帝的儿子在内心深处却感觉到一种失落。他在家庭中的地位被人取代了。母亲的爱除了要分给三个女儿之外，还要分给纳兰新男人。这次好像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结构，但这个家庭中却没有他参与的空间。而莎娃帝不理解儿子的心情，她只顾朝夕谋生，以至儿子从青少年时开始，他们母子之间在心理上就有了很大距离。由于心理失落，处于青春时期的儿子以吸毒解愁，直至被警察抓住，莎娃帝才知道儿子的病态心理。正是她对幸福的追求，使她抛弃了她唯一的儿子。素婉妮作家描写为：“莎娃帝难可知道儿子喜欢玩耍娃娃的表达，就是儿子缺乏的本性，儿子还需要像童年时期一样受到母亲的关心体贴，但已经攫取不到了。”<sup>[3] (P594)</sup>

[1]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2] 虹彩之梦[M]，同[1].

[3] 素婉妮·素坤塔.深蓝月亮[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上述所说，我们能观察到张爱玲与素婉妮描写的许多人物都是日常生活中可见的人，他们并不完美，为了争取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挣扎。两位作家表现人的物质欲望，展开了对人的黑暗面的刻画，如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自私自利、易先生和王佳芝的卖精神，兰袍和围绕着她的男人极其贪婪的面目以及莎娃帝和儿子的冲突距离。表明人的内心若软弱，就很难摆脱自己的奢侈欲望，会认恶为善，犯下错误，控制不了自己的黑暗面。

#### 第四节 社会丑恶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的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收到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认为，文学总是表达着某种政治倾向，作家应该具有同人民一致的世界观，想人民之所想，喜人民之所喜，体验人民大众的情感并与之融为一体。<sup>[1] (P184)</sup>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抗战时期”，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入广泛的，传统礼教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别尊卑，明贵贱”等等还都死硬地束缚着中国人的心灵。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灾多难和非同寻常的时期，抗日救亡保家卫国成为当时文学的基本主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作家就全身心地加入到为人民为大众革命斗争的写作中去。但与此相反，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抗日、民族、爱国、革命等等这些与时事有关的话题是被严格禁止讲述的，便只剩下男女关系、女性命运、爱情、自我等等话题了。因而在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中就反映出亦中亦西、亦旧亦新的家庭的种种光怪离奇的情况，没落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男男女女们在经济的或爱情的矛盾冲突中所展现的生存状态。

《倾城之恋》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背景。白公馆是上

[1]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

海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白家的六小姐白流苏离婚后回归娘家遭到无情冷遇，一时被娘家人讽刺的流苏，因为找不到出路，仿佛被监禁的样子。直至遇到了风度翩翩的范柳原。白流苏希望能再嫁，为了离开娘家，也为了寻求经济上的稳定。但是范柳原却希望和她保持没有义务的性关系。两个人都有自私的目的，各自希望对方能上了自己的陷阱。这两个男女的斗智不仅是两性的战争，而且是两种制度的战争。上海的白公馆显见得是“老中国”的象征，封建的社会制度的象征：“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sup>[1]</sup> (P113)，而女主人公白流苏只有逃离上海白公馆这个“老中国”，才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男主人公范柳原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他有可能带白流苏到香港这一所谓的“新社会”去。但流苏的思想又是传统的，她认为男女关系必须有婚姻为保障，而柳原受西方影响，没把婚姻看重，只重视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文化基础不同，思想不同，导致两人一直走不到一起去。最终出了战争，使城市毁灭了。才打破两人两制度的信仰墙，成就了一对男女的婚姻。

《色，戒》是张爱玲从1950年开始写的一部短篇小说，并用了29年时间修改，才发表于1979年。《色，戒》是以30年代末40年代初上海和香港两地为背景，是张爱玲唯一以真实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无论是受了原型人物上海名媛郑苹如和汉奸丁默村之间的故事的影响，还是受了张爱玲自己和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之间感情纠葛的影响，无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篇很成功的作品。叙事女主人公王佳芝和麦太太在一家咖啡馆等着她的情夫易先生，在等着时候，麦太太对王佳芝回忆起她当初还在香港时，跟同学参加了爱国团体，当了特工，策划刺杀汉奸易先生的往事。这次，王佳芝要伪装成麦太太来上海，使用她的青春魅力与演剧技巧，让易先生掉入陷阱，除掉易先生。张爱玲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日本侵入还比不上中国人自己的叛国更让人愤慨。这是张爱玲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所描写了中国上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形状：

“她一扭身伏在车窗上往外看，免得又开过了。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方才大转弯折回，又一个U形大转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惟一的一个清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的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隔壁一家小店一比更不起眼，橱窗里空无一物，招牌上虽有英文“珠宝商”字样，也看不出是珠宝店。”<sup>[1]</sup> (P282)

20世纪60-70年代的泰国是政治变乱的时期。这次政治变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1932年政治制度变迁开始的。变乱使泰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泰国文坛也受了大影响，相当沉寂，言情小说泛滥，有价值的作品甚少。1958至1967年，泰国评论家把这10年称为文化上的“黑暗时期”。素婉妮属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出色的女作家，最初因为受政治语境的影响，她不得已才创作许多甜蜜的爱情小说。渐渐地她开始反映泰国社会真实情况，她以男女爱情为主题，表现泰国社会各阶层的面貌。

《甘医生》写于1970年，描绘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为村人和穷人治疗救命是甘医生作为一个医生的理想，而他妻子哈勒泰要求的是美满的婚姻生活。为群众而牺牲了个人利益使哈勒泰逐渐对甘医生感到不可接受。理想化的职业和现实化的夫妻生活之间的冲突使甘医生陷于两难。男女主人公的婚恋生活被置于泰国现实社会环境之中，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恋生活，我们看到泰国的城乡差别悬殊，公务员的中贪官污吏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的不择手段。这些，素婉妮通过男主人公的视角描述为：

“卫生院的建筑，也是那么差劲，据他所知，这所卫生院的部分或全部资金是慈善家门捐募的。他担心他能否在这里善始善终地坚持到底，工具短缺，这是明摆着的。就连卫生院最起码的医疗器械和药物的费用也很不敷需用，助手又缺乏专业知识，他孤身一人究竟能把局面支撑到何时？他经常地问自己。此刻，他开始想得更多，难道他就这样把自己的整个一生献给这个在泰国地图上连找都找不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到的农村吗？难道他就没有权利考虑个人的幸福吗？”<sup>[2]</sup> (P136)

而且还通过另外的男性人物形象直接批评泰国当时的社会情形，如：“…如果你有诈骗的本事，你就去担任公职，而公职也就会提供你大发横财的机会。如果你没有投机诈骗的本领，那就索性一辈子别谋公职…国家又不是我们家的，它衰亡破败的话，我们不更可以从中大捞一把吗？…”<sup>[1]</sup> (P223) 有理想道德的甘医生因为没做到“顺风使舵、见机行事”，最终失去了一切，连自己的生命都保存不了。

《虹彩之梦》反映泰国新富翁的生活，资本主义的占领，人只寻求金钱与权力却遗忘了心理真正的幸福。兰袍有困穷童年生活，帮父亲做买卖才逐渐成为有钱人。可是父亲还不满足，越发财越贪钱，靠剥削来挣钱，并且用女儿的婚姻来为自己增加财富，使用政治人物充当后台，为自己寻求发财门路。素婉妮描写为：

“公务员们一见到金钱就会这样睁大眼睛了，不管是小小直到大大地位的，准确是有着好人，但有少呢，在我们社会上很多的是欣赏方便舒心的，人家会愿意做一切为了自己的私利，“本家为先，国家为后”，谁能愿意吃苦，人家都想发财。”<sup>[2]</sup> (P133)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简而言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张爱玲所的作品是中国上世纪 30-40 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没落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反映，表现了当时中国亦中亦西、亦旧亦新的社会情况。而素婉妮·素坤塔的作品是泰国上世纪 60-70 年代社会结构的变迁时人们的生活反映，表现泰国城市化、半宗派半资本主义、城乡差别悬殊的情形。二位作家共同揭示社会的变迁进程。反映在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的矛盾与斗争，人们内心的冲突矛盾，且都取得很高的成就。

[2]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1]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2]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益出版社，1997.

### 第三章 爱情小说艺术特色比较

#### 第一节 人物形象差异

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担忧：主人公的概念只是读者对某个人物赋予了同情的结果。读者将他与自己统一或者把他不自觉地看做一个代言人。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人物总是享受着作家给予的特权。“作家能够激起读者对某个人物的同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却可能会引起反感和讨厌。对主人公的同情程度取决于作品的美学结构，而且仅仅是在主人公和理论道德及社会生活的传统准则相吻合的原始形式中。”<sup>[1] (P295)</sup>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不是善良的典范，却必须是容易犯错误的人。他（她）陷入逆境而遭难，不是因为有什么恶德恶行，“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而他（她）之所以犯错误，不是由于他（她）对自己身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便是由于他（她）的欲望。由此可见，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

张爱玲与素婉妮都是“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如张爱玲《金锁记》的曹七窍、《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色，戒》的王佳芝，素婉妮的《甘医生》的哈勒泰、《虹彩之梦》的兰袍或《深蓝月亮》的莎娃帝都有共同自身愿望的过失造成了小说女主人公的悲剧。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思想的眼光来看，她们都犯了错误才遭受悲剧结局，我们会发现张爱玲的人物总是受外在因素的压迫才影响了人物的内心矛盾，但素婉妮的人物却受了内在因素、即以人物的情绪为重才引起了小说的叙事情节和悲剧结局。

张爱玲人物的外因影响。由于中国宗法礼教的束缚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冲突往往压抑了人物真正的愿望才导致了她们的过失。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这种“小资”的东西。小资是对情感、对生活都有一种自己的执着，都有个人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东西。这随着每个人的消费能力而有所增强，从而凸显个人。对有些人来讲，思想

[1] 莫里亚克.文学理论[M].比谢/沙泰尔出版社, 1993.

不够高层次,但其实也是一种敢于表达对生活的诉求,或者争取自己在感情上的自足。张爱玲女主人公的特性,无论曹七巧、白流苏,还是王佳芝,都是敢做敢为的人物,的确有小资的资格。

《金锁记》女主人公受中国礼教的影响。包办婚姻使她不能获得美满婚姻生活才用金财枷锁了自己的心房。在封建伦理道德社会千百年为妇女安排的宿命里,七巧的命运似乎无可非议。但偏偏命运捉弄人,七巧的丈夫患有骨痲,七巧由于出身市井社会,在这样一个似乎“真实”的世界里,在女性只有用忍耐保持自己的名声、地位,并以此祭“道德”的圣坛。对于爱情,七巧在心里都怀着美好的愿望,充分有了“小资”意味,她也努力地追求过自己所渴望的东西。七巧不顾礼教的束缚大胆的在家里向三爷季泽表明自己的爱,虽然最后她拒绝了季泽的虚情假意,但她却“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sup>[1] (P91)</sup>

《倾城之恋》女主人公受东方保守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冲突影响。中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应遵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之所以是中国旧社会的牺牲品如白流苏,她得不到读书的权利、无知识、靠夫养活、离婚等于失败,连娘家也不欢迎回归。可是这个白流苏也是张爱玲的“小资”人物,她以新派的范柳原和能跟他再嫁的机会为赌本,希望能逃出娘家所有藐视她寡妇的身份,而柳原却看作:“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sup>[2] (P137)</sup>

《色,戒》女主人公受男性中心的影响。王佳芝的爱国心使她参加同学的爱国团体,被虚幻的爱国热情夺去了童贞,在肉体的解放中又受到了强大的父权社会价值观的挤压,而最终她的爱国心输给了汉奸与自己首次被人爱的感情。张爱玲描写王佳芝被虚幻的情感为:“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sup>[3] (P278)</sup>和“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3]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sup>[1] (P287)</sup>

素婉妮人物的内因影响。素婉妮人物的特性总有美妙肖像，但总是情绪化，主人公的情绪会造成了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与犯错过失，以致导致了小说的悲剧结局。

《甘医生》女主人公的情绪动摇。作家素婉妮往往创造女主人公的美妙肖像，如：“哈勒泰漂亮可爱，甚至堪称本年度最佳美女，不管有无华冠丽服来装扮她，哈勒泰的皮肤洁白如玉，而眼珠、头发和眉毛黝黑似墨。相衬之下，更显出肤色的白嫩和发色的黑亮。”<sup>[2] (P3)</sup> 哈勒泰真是个美女，而且还具有新思想的美女，她不太注意财物，不拿戒指中含钻石的克拉来衡量爱情的轻重，但脾气很大。她跟甘医生结婚是她首次用情绪来拿定主义，相识不久就自信放心甘是她终身的依靠，她跟甘在乡下生活中有了思想矛盾又是一次使用情绪来决定，回到了曼谷去见以前的男朋友才发生了意外，使甘怀疑他们婚姻是否有爱情基础，而他们三角恋爱关系都开始于哈勒泰情绪摇摆不定的情形。素婉妮用她的对话描写哈勒泰的动摇情绪：“从恋爱的角度来说，也够长的了，假如恋爱时间太长，连对方的五脏六腑都一清二楚，何必再结什么婚呢？”<sup>[3] (P12)</sup> 和“如果她不回去的话甘会不会来找她呢？她着了魔似地想弄明白：在工作和她二者之间，究竟哪样重要？工作？还是哈勒泰？”<sup>[4] (P119)</sup> 另外，还描写了甘对哈勒泰的疑心：“对于婚后的生活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双方的爱情，而是彼此对事业认识是否一致。可是今天他不能不向自己提出问题：哈勒泰究竟爱不爱自己？”<sup>[5] (P204)</sup>

《虹彩之梦》女主人公的情绪动摇。作家素婉妮比较看重小说女主人公的美妙肖像，我们才常见她对女主人公的外貌有精致描写：“她脱了外衣出去，才明明看见她的身材、苗条秀丽，她的眼珠还很迷惑，她穿着那深红衣服披在她洁白的胸膛，她的嘴唇像花瓣似的。”<sup>[6] (P311)</sup> 虽然兰袍受了父权的包办婚姻，但真正是她情绪动摇的原因使她有了过失行为，她愿意结婚而愿望隐着有个奸夫、游手好闲、进行赌博，最终变成了麻木不仁，素婉妮描写为：“她没有担忧是因为父亲入狱，则是因为想不出今晚要到哪个地方去吃饭才好，她也不晓得怎么自己这么冷漠无情，好像逐渐变成，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3] 甘医生[M],同[2].

[4] 甘医生[M],同[2].

[5] 甘医生[M],同[2].

[6]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益出版社,1997.

尽管她以前是个有细腻感情的，但如今兰袍变成了强硬的人，对家人毫不理睬。”<sup>[1] (P247)</sup>

《深蓝月亮》女主人公的情绪动摇。莎娃帝是个现代性的女人，知识分子，能养活自己，但她为所欲为，感情用事。她所爱的两个丈夫，不必公开结婚，不讲究风俗，不管人的判断，具有个性解放。她虽跟第一丈夫有了四个孩子，但她却没有收到过任何抚养费。她就不管丈夫的事，不在乎他带了新的女人来同居，忍耐着保持家庭关系，直到儿子一次又一次受父亲不公平的对待，她才愤怒，急忙拖儿带女离开了丈夫的家。作家素婉妮描写为：“她要去哪里，自己也不知道，她没有联系过租房的事儿，就是从来没有计划过，平白无故就说要走，是由于儿子不断地被勉强。……起先妈也许一般般地发怒，没那么认真地收拾东西，可是儿子也不会摸透大人的心思，大人总会做一种，却需要另一种的。”<sup>[2] (P51)</sup>

## 第二节 叙述情节的差异

这组对立建立在对陈述内容/陈述、叙事/故事或者传奇/主题的实际区分的基础上。里卡尔杜采用的是故事/记叙这一对反命题。不管名称如何，它涉及的都是将现实（真实的或虚构的）搬移到小说中的方式。托马舍夫斯基认为，“故事是真正发生的；而主题是读者如何得知的。”<sup>[3] (P208)</sup> 根据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编年史定义中的故事，另一方面是叙事或叙述。叙述要遵从作者本人和读者（持作者的文化准则）的逻辑。因此，在叙述层面，小说的作用就在于将真实混乱无序而且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发展变得有序——或者处理成一种巧妙的无序。换句话说，就是将逸事处理成宿命。结构安排起着首要的作用。它既参与了时间性的表达，又影响着事件发展的组织方式。

张爱玲可谓是营造意象的“大师”，她小说中到处充满了生动含蓄的意象，而且最特色的是以意象串连情节、贯穿叙事结构的作用。杨义认为：“意象是中国人对叙事学与诗学联姻所作出的贡献，它在叙事作品中的存在，往往成为行文的诗意浓郁和圆润光泽的突出标志……叙事作品往往是以情节或非情节的跳跃性思路作为行文的线

[1]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益出版社，1997.

[2] 素婉妮·素坤塔.深蓝月亮[M].曼谷：社益出版社，1997.

[3] 托马舍夫斯基.文学理论[M].瑟伊出版社，1965.

索的。在情节与情节的转换间，设置一个意象，可以使转换不流于生硬简陋，而在从容转换中蕴含着审美意味。”<sup>[1] (P315)</sup> 按照杨义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开头和结尾或情节中总有一系列意象，而这些意象体现了张爱玲浓郁的诗意叙述表达手法。如：

《金锁记》中的月亮意象叙述。不同的月亮形象，能象征女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以前的月亮如何清白美妙，曹七巧以前的心灵也如此纯粹。但时间已变，她的心被金钱污染，扭曲了自然性，最终变成了异乎寻常的样子。开头于：“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sup>[2] (P71)</sup> 在叙事中还描述：“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黑漆的天上一个白太阳。”<sup>[3] (P98)</sup> 结尾则写到：“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sup>[4] (P111)</sup>

《倾城之恋》中的胡琴意象叙述。表示生命的节奏，象征女主人公不变的老思想。胡琴还是拉过来拉过去的方式，而人可会指定它的节奏。白流苏出生于老式家庭的白公馆，这使她养成了守旧思想，她控制不了自己在社会变迁的命运。开头写到：“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扮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sup>[5] (P113)</sup> 在叙述中：“她对镜子这一表演，那胡琴听上去便不是胡琴，而是笙箫琴瑟奏着幽沉的庙堂舞曲。她向左走了几步，又向右走了几步，她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音乐的节拍。她忽

[1] 杨义.中国叙事学[M].人民出版社, 1997.

[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 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

[3] 张爱玲文集·色, 戒[M], 同[2].

[4] 张爱玲文集·色, 戒[M], 同[2].

[5] 张爱玲文集·色, 戒[M], 同[2].

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关了。”<sup>[1] (P119)</sup> 结尾为：“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sup>[2] (P149)</sup>

《色，戒》的叙事情节是女主人公的回忆往事和现代情况的发生。主要的叙事是女主人公麦太太在一家咖啡馆等着她的情夫易先生，在等着时候麦太太或者王佳芝回忆到她当初还在香港，为了暗杀汉奸易先生，王佳芝要伪装成麦太太来上海使用她的青春魅力与色情性欲让易先生上了当。作家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意识流：

“斜对面卡位上有个中装男子很注意她。也是一个人，在那里看报。比她来得早，不会是跟踪她。估量不出她是什么道路？戴的首饰是不是真的？不大像舞女，要是演电影话剧的，又不面熟。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也还公演过一次，上座居然还不坏。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sup>[3] (P277)</sup>

可是，张爱玲还使用意象叙述，开头描写现代情况的牌桌上，能象征女主人公做特工的命运，跟打牌一样有得有失。“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sup>[4] (P271)</sup> 结尾也在牌桌上，但缺了王佳芝：“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揷灭了香烟，抿了口茶，还太烫……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sup>[5] (P290)</sup>

与张爱玲相反，作家素婉妮经常使用多种叙述手法。最常见的是“上帝的目光”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3]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4]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5]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事后叙述：陈述时间后于故事发生时间，但叙事也可以是共时性的或者是插入式的，或者对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进行交替叙述，或者把过去的多个瞬间部分重叠。另外，还擅长运用意识流夹在事后的叙述，例如：

《甘医生》的开头写到主人公甘和哈勒泰的婚礼，然后折回过去再写他们如何相识，这就回到了现代生活，讲述他们相处在乡下的婚姻生活，直到甘医生被射死的悲剧结局。开头于曼谷豪华婚礼的景象和结尾于乡下男主人公被杀的景象可以揭示都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矛盾景象，无论什么地方，男主人公的理想完全不可实现。

开头：柔和而忧伤的华尔兹舞曲开始演奏了，听上去很和谐，但总觉得有一种更深邃的情感孕寓其中，也可能曲调本该有这样和谐而又低沉的风格吧。[1] (P1)

意识流：他回忆起小时候，他住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又偏僻的农村，一遇病痛就靠念符咒、求鬼神，任凭天意摆布。休想在那贫瘠落后的地区会有个医生。卫生站离他家不下卅里，看上去，似乎只有半小时的短距离行程，但必须是乘坐公共汽车，而且公共汽车一直要开到村寨门口。但当时村子的交通工具是牛车，牛车在那根本不够资格叫做马路的道上行走，总算还比较相称。[2] (P8)

结尾：这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倾泻在川流不息的江河里。这大概是苍天挥泪哀号，向甘医生的遗体告别吧！[3] (P297)

《虹彩之梦》的事后叙述，主要以主人公的梦为特色。循序讲述兰袍女主人公的生活，开头于她困穷童年时期，逐渐变成新富翁，遭遇了两次包办婚姻、两个卖身的奸夫，家人遭遇火灾死亡，遭受心理不可安宁的结局。素婉妮使用女主人公童年时期的噩梦为开头：“昨夜兰袍做了梦，她的梦像模糊在迷雾中，然而逐渐明显清楚、似乎如真如梦，兰袍好像坐在台前，而梦境就是台上的戏剧，但她还亲自加入进行表演

[1]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2] 甘医生[M]，同[1].

[3] 甘医生[M]，同[1].

中做个演员之一。”<sup>[1] (P3)</sup> 而且在叙事中素婉妮往往提出女主人公的噩梦为：“那个梦兰袍还记得，他的声音洪亮向兰袍提问：要富裕还是要幸福？若你选了富裕就会彻底失去了幸福？兰袍还向那位神仙或魔鬼答应了她要选择富裕，她以为富裕了就会生活幸福，世上什么都能得到。”<sup>[2] (P51)</sup> 在结尾兰袍的那个噩梦被实现，她失去了所有家人和丈夫，剩下的是金钱，她还希望：“她的梦想和前途会精彩美妙如虹彩，不会有任何魔鬼打扰她，若还有的话她会把它驱逐出境。”<sup>[3] (P575)</sup>

《深蓝月亮》的开头写到莎娃帝准备去美国，而后又返回讲述她的家庭背景，在莎娃帝还没离婚时，直到生了较大矛盾才拖儿带女出门，从而又回到现代情势而循序讲述到结局。通过儿子的意识流回忆到过去：

“妈以前也想去美国，可是有隐秘原因使她不能去，虽妈不说但儿子也晓得，她两三年前失口说出那个原因——而那时也是我们母子与妹妹突然从父家出门的。儿子没有看过像他爸妈那样话也不说但能几年同居在一起，那栋小房子是双层木制房，于一个贫民窟埋藏的，有水沟围住，童年时期那条沟的水还很清洁，是因为流通到隔壁水沟甚至能入到河流去。”<sup>[4] (P30)</sup>

通过回忆往事讲述家庭背景，父母的矛盾，直至陌路歧途，妈忙着租房子、找工作以及孩子的琐事才没有去美国看新的男友，然而讲述到这次再准备去美国看新的男友，则不是同一个人。

[1]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2] 虹彩之梦[M]，同[1].

[3] 虹彩之梦[M]，同[1].

[4] 素婉妮·素坤塔.深蓝月亮[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 第三节 环境描写的差异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表示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展开，总是在一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进行的。茅盾先生所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换言之，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离开周围的环境，人就失去了活动的依附；事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中，离开了特定的时间、地点，事情就成了空中楼阁；写人叙事，如果没有环境描写，作者很难表达清楚自己的写作目的，读者则很难准确地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

张爱玲擅长都市描写，是她都市生活三个大城市的经验；中国上海、香港和海外伦敦。由于乱世战争、开拓殖民地、新旧杂陈的时代和城市的变奏，引起了张爱玲作品中以这些真实情形为背景如《倾城之恋》中的描写时代背景：“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子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sup>[1] (P143)</sup> 《金锁记》中的描写文化背景：“她的脚是缠过的，尖尖的缎鞋里塞了棉花，装成半大的文明脚。”<sup>[2] (P94)</sup> 与《色，戒》中的描写社会背景：

“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服装。沦陷区金子畸形的贵，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赀，用来代替大衣纽扣，不村不俗，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觉得黑黥最庄严大方。”<sup>[3] (P271)</sup>

况且，张爱玲还擅长运用都市意象描写。她常以许多物质如房子、电车、灯、广告牌等等物品来对照都市生活的苍凉，对都市人性的独特反思。例如，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3]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金锁记》中姜宅的富丽堂皇，但使人感到荒凉气氛。在芝寿眼中：“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sup>[1] (P99)</sup> 或童世舫眼中：“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没入没有光的所在。”<sup>[2] (P108)</sup>

《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描写，守旧的中国家族，使女主人公透不过气，十分厌世，女主人公对自己空虚、无价值的感情机智比喻为“对联上虚飘飘的一个字”。

“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珧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一样的单调与无聊。”<sup>[3] (P118)</sup>

《色，戒》中使用都市环境描写女主人公的喜悦：“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楼上乘客稀少，车身摇摇晃晃在宽阔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

恰恰相反，素婉妮擅长自然环境描写。她大部分作品以乡下农村为背景，这是因为她童年时期生活于美妙的自然环境之中，使她十分爱护每种树木、砂石、动物、花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3]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草等等自然环境。泰国作家尼拉婉·比通曾说：“素婉妮的作品是人与美之间的艺术画，只有艺术家才能看到树叶上、尘土中的美，从而创造了别人的感受。”<sup>[4] (P178)</sup> 素婉妮擅于使用她熟悉或观察过的自然环境来表示精致美妙的景象，可分为直接描写环境与比喻描写环境的两部分：

第一，直接描写环境。素婉妮喜欢使用真实背景来写作，她所处所在如她家乡的泰国北方，她生活的曼谷，她自己常去的海边等等地方都呈现为小说背景，使小说符合事实，给读者详细的地点，让他们接触到当时居民生活状况。例如，

《甘医生》中的描写环境，提示小说属于农村、经济不发达的背景，揭示人的坏习俗：“县城的市场，位于大路两侧，是一排排破旧不堪的房子。市场背面依傍河流，另一面是杂草丛生的灌木林和淤塞不通的脏水塘，附近的居民把这条河当成垃圾箱，就连厕所的下水道管子也埋在这条河的附近。”<sup>[1] (P64)</sup> 以及能给具体气候地形的知识：

“这里的暴风雨比别处猛烈，是否因为地形特殊，他也不大清楚。反正这个县正好处于山岭之间的平原上。每当洪水季节，这个县常被淹没长达一个多月。但到旱季，这里的土地干涸龟裂，灰尘四起，炎热得像是呆在炙热的沙锅里。连自己呼出的气都感到热不可耐。到冬天情况截然相反，冰冷的寒霜覆盖大地，薄薄的雾霭在晨曦中弥漫。”<sup>[2] (P130)</sup>

《深蓝月亮》中乡村农民轨道的描写：“外婆的房屋没有篱笆，就像普遍乡下的房屋只有较多范围可够知道是谁的地方，之所以妈易于随心开车进去，无人所知我们已经到达了……家里周围满有柔软的泥土，不像那种在曼谷的污泥，而是一种掺沙肥土，妈总是说‘好香’的。”<sup>[3] (P114)</sup>

《虹彩之梦》的青春自然描写：“然而明静静地坐，失身看着那个积极浇着水的儿子，他的菜园很干净，连一根草都没有长起来，只有薤菜入水上蔓延，它开着柔美浅

[4] 尼拉婉·比通.差乐社[M].曼谷, 1984.

[1]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0.

[2] 甘医生[M], 同[1].

[3] 素婉妮·素坤塔.深蓝月亮[M].曼谷: 社盆出版社, 1997.

紫的花朵，美得如美女似的。”<sup>[4] (P24)</sup>

其二，比喻描写环境。为了加重读者的形象化与深刻感受，素婉妮擅长使用环境描写来比喻人物的情感。例如，

《虹彩之梦》中女主人公离婚后的自由感描写：“兰袍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感到非常自由好像全身有着几只翅膀一样”<sup>[1] (P270)</sup>

《甘医生》中描写男主人公死亡的悲剧气氛：“青年司舵乃敏终于号啕大哭起来，他怀着虔诚的心把甘的遗体安放好，让死者尽量感到妥贴舒服些。河水对于发生的事情像是毫无知觉，依旧缓缓地、无声无息地流着。一阵骤雨像是天灵的眼泪簌簌地撒落下来，很快也就过去了，留下露珠般的泪痕附着在片片绿叶上。”<sup>[2] (P296)</sup>

《深蓝月亮》中描写夜里的天空，表达儿子的寂寞情绪：“星星渐渐呈现于暗灰的天空上，起先模糊然后再一闪一闪亮晶晶，使他舍不得想起娃那功海边，时间刚刚过去，不几个月他能跟家人聚会在一起。只差了爸一个人，聚合不了妈的小圈子。”<sup>[3] (P405)</sup>以及比喻深蓝月亮为最悲伤但很难发生的现象：“有可能。若夜里多云，可不会变到完全的深蓝色，该是灰黄色，而那时烈日炎炎、深浓海水，天空上还挂着惨白月亮，看上去月亮真可不能变色。”<sup>[4] (P92)</sup>

#### 第四节 语言风格的差异

语言风格是人们运用语言表达手段形成的诸特点的综合表现，它包括语言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个人风格、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它“是在主客观因素制导下运用语言表达手段的诸特点综合表现出来的格调与气氛。”

夏志清先生所言：“张爱玲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sup>[5] (P110)</sup> 她的作品通过一系列诡异绚烂而又意味深远的意象，提供了一个东西方

[4]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1]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2]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3] 素婉妮·素坤塔.深蓝月亮[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4] 深蓝月亮[M]，同[3].

[5] 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述评[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文化交媾下的腐化而充满凄凉意味的奇异世界，造就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艺术美感。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意象在中国起源很早，来源也比较广泛，只要心中之意与外界物象互相蕴涵和融合。因此按照意象的物质来源和外观形式，可把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分为自然意象与民俗意象的两类。

第一是自然意象。由于中国人是受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总能发现自然的内在意味与生命精神的一致性，而且中国诗学一向重视“意”与“象”的关系，亦即“情”与“景”的关系，“心”与“物”的关系，“神”与“形”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可认为是张爱玲借用中国诗学的主要方式来编写她的小说作品，但她的意象却给了异样的意境。在张爱玲小说中，自然意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如各式各样的太阳、月亮、云、雨、风等自然现象。比如“月亮”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常作为团圆美满人生或名士高洁品质的象征。但张爱玲却选了月亮的黑暗角或被挡住了的月亮来表达主人公的内心情绪。如《倾城之恋》中月亮代表人的凄凉感。流苏能看到：“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同时柳原便看到：“窗子上面吊下一枝藤花，挡住了一半。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sup>[1] (P137)</sup> 两人在不同的窗子里看到月亮，象征两人站在不同的看法，同样的是被挡住与模糊的心思，世上有唯一的月亮但不能给他们看得清清楚楚、闪闪亮亮的。甚至《金锁记》中的月亮能代表了奇异感，月亮变成了白太阳，失常天性，象征曹七巧被扭曲的心思：“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黑漆的天上一个白太阳。”<sup>[2] (P99)</sup> 另外，《金锁记》中还有雨的意象，雨变成了星星，比喻很愉快的气氛：“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sup>[3] (P104)</sup>

其二是民俗意象。张爱玲在小说中通过一系列意象充分挖掘出在宗法大环境下束缚了女性人物的各种各样道德与权力的规范。比如首饰、屏风画、衣服、镜子以及绣花鞋等。如《倾城之恋》中的旗袍意象，旗袍象征老中国，女主人公脱不出这种衣服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3]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就代表了无论属于任何场地，她死硬的是保守宗法主义：“只是一件，我不能想像你穿着旗袍在森林里跑。……不过我也不能想像你不穿着旗袍”<sup>[1] (P133)</sup>《色，戒》中描写女主人公古怪杂乱的内心感受，使用玻璃和橱窗里的分开感觉来比喻她和别人的不同情感：

“她有点诧异天还没黑，仿佛在里面不知待了多少时候。人行道上熙来攘往，马路上一辆辆三轮驰过，就是没有空车。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也跟她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sup>[2] (P289)</sup>

泰国评论家马宏通认为：“语言是小说中的最重要工具，是一种风格的讲述，素婉妮她特有这件工具，用词平实地讲故事，句子不短不长、不高不低，读起来平心静气像我们谈着话似的。”<sup>[3] (P185)</sup> 基拉楠·批比差泰国作家还说：“素婉妮具有自己的特性，简单地用词来描述，但入到读者深心。”<sup>[4] (P198)</sup> 换句话说，素婉妮富于自己的风格，能给读者形象生动，有着精致的描述，可分为素婉妮的用词造句和语言描写两个风格。

第一，素婉妮的用词造句，清晰平实，多用口语，句子简洁，常有讽刺意味。如《甘医生》中哈勒泰讽刺自己的广闻博识，不获温饱：“哈勒泰心想婊婊的话也对，自己不就是学呀学的，直到大学毕业获得了学位，最后还不是也得结婚，而且过些时候……她一想到婊婊说的养儿育女的话，脸上不禁一阵热辣辣的。现在婊婊比自己强多了，看来，不需要念太多的书，就能生活得挺好。”<sup>[5] (P76)</sup> 《虹彩之梦》中讽刺无道德的医生：“专业医生他是剥削与富翁，就像私利医院，看上去好像双锋剑，富人上私立医院，穷人上国立医院，富人不跟穷人争夺排队。。那就好了。”<sup>[6] (P220)</sup> 《深蓝月亮》中讽刺公务人员：“妈向那个火车官员讥讽地看，是为了表达他不能瞧不起我们老百姓，公务员就是这样，有了制服就抬高自己，以为高于老百姓，若我们能穿着雅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 张爱玲文集·色，戒[M]，同[1].

[3] 马宏通.文学评论[M].曼谷：栏杆恒大学出版社，2009.

[4] 基拉楠·批比差.第四世界：泰国女人的新历史[M].曼谷.

[5]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6]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益出版社，1997.

致像有钱人那种，他就会另一种的对待。”<sup>[1] (P165)</sup>

其二，素婉妮的精致描写，具有艺术家的眼睛，好像用了画画方式来写作，注重色彩，亮光，声音，气味，滋味和触摸的敏感性来描写和比喻。如《深蓝月亮》中描写海水：“海水像绿宝石的大盆……咖啡馆的白桥在青蓝水上托身着……傍晚时海水又变色了，日落之前或在日落时，海水变成银珠色。。海水坚持着银珠分红色，然而逐渐变成灰色，最终暗起来。”<sup>[2] (P42)</sup> 《甘医生》中描写香味：“盥洗间还散发着微微的芳香，大概是香皂或香水的气味。这香味和这简陋的农村盥洗室毫不相称！室内仅有两个水缸、一块搁肥皂的架子和一根搭衣服的铁丝。”<sup>[3] (P64)</sup> 以及描写风雨的声音：“东边的天空黑沉沉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甘站起身走出屋外。顷刻间，他就听见从远处传来狂风的呼啸声。起先，他还以为是火车声或其他什么别的声音。其实是狂风夹杂着暴雨的声音。这里的风雨，往往是这样由远及近。”

<sup>[4] (P128)</sup> 《虹彩之梦》中描写身体接触：

“微小粉红色的叶子花还是盛开着，昨晚可能下了雨，之所以它的枝叶花朵新鲜鲜的，有细小的水雾纷飞，刮了风就会滴下到兰袍的头发和胳膊，给她感到好爽快，她伸手摘下一枝叶子花来拿，觉得突然被刺儿刺了她的手指，可是她不在乎。”<sup>[5] (P568)</sup>

张爱玲的作品就是由一幅幅的画面组合而成，由一种种的色彩搭配而成。素婉妮·素坤塔的确是一个画家，便擅长使用画画的方法改成写作，读她的小说作品就能想象画图出来。她们俩是共同接受了西方的小说创作和绘画技法，可是她们的精神里还属于亚洲之风，张爱玲还是富于中国“意象”的意境，而素婉妮还是富于泰国“朴素讽刺”的意境。因而，她们创作的画图各有特点，各自精彩。

[1] 素婉妮·素坤塔.深蓝月亮[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

[2] 深蓝月亮[M]，同[1].

[3] 素婉妮·素坤塔著（龚云宝、李自珉译）.甘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4] 甘医生[M]，同[3].

[5] 素婉妮·素坤塔.虹彩之梦[M].曼谷：社盆出版社，1997.